

孔雀！孔雀！

你不必赞我生得俊美；

我也不必嫌你长得丑劣。

咱们是同一个身心，同一副手脚。

我和你永远同在一个身里住着，

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命命鸟》

流失的 记忆



许地山 著

空山灵雨 KONGSHAN LINGYU

流失的记札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经典小品

空山灵雨

——许地山精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失的记忆: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经典小品/刘晓树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4

ISBN 978-7-104-02581-8

I. 流… II. 刘…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992 号

流失的记忆—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经典小品

责任编辑:王媛媛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云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84

字 数:110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4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2581-8

定 价:357.60 元(全十二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空山灵雨.....	1
春的林野.....	4
爱的痛苦.....	6
暗 途.....	8
你为什么不来	10
难解决的问题	12
爱就是刑罚	14
蜜蜂和农人	16
瞰将出兮东方	18
鬼 赞	20
万物之母	22
花香雾气中的梦	25
茶 靡	27
银翎的使命	29
美的牢狱	31
补破衣的老妇人	33
光的死	35
再 会	37
桥 边	39
头 发	41
疲倦的母亲	43

【流失的记忆】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经典小品

我 想	44
乡曲的狂言	46
公理战胜	49
落花生	51
别 话	53
“五七”纪念与人类	56
创作的三宝和鉴赏的四依	58
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	61
七七感言	66
一封公开的信	68
今 天	71
上景山	74
先农坛	78
忆卢沟桥	80
桃金娘	84
青年节对青年讲话	93
窥园先生诗传	99
我的童年	110
牛津的书虫	116
燕京大学校址小史	119
观音崇拜之由来	126
强 奸	130
阴阳思想	134
人生论	141
女子的服饰	145
猫 乘	150
中国文字的命运	165
粤讴在文学上的地位	171

海世间	175
海角的孤星	178
《萤灯》小引	183
老鸦咀	185

空山灵雨

《七宝池上底乡思》

弥陀说：“极乐世界底池上，

何来凄切的泣声？

迦陵频伽，你下去看看

是谁这样猖狂。”

于是迦陵频伽鼓着翅膀，

飞到池边一棵宝树上，

还歇在那里，引颈下望：

“咦，佛子，你岂忘了这里是天堂？

你岂不爱这里底宝林成行？

树上底花花相对，

叶叶相当？

你岂不闻这里有等等妙音充耳；

岂不见这里有等等庄严宝相？

住这样具足的乐土，

为何尽自悲伤？”

坐在宝莲上底少妇还自啜泣，合掌回答说：

“大士，这里是你底家乡，

在你，当然不觉得有何等苦况。

我底故乡是在人间，

怎能教我不哭着想？

【流失的记忆】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经典小品

“我要来底时候，
我全身都冷却了；
但我底夫君，还用他温暖的手将我搂抱；
用他融溶的泪滴在我的额头。

“我要来底时候，
我全身都挺直了；
但我底夫君，还把我底四肢来回曲挠。

“我要来底时候，
我全身底颜色，已变得直如死灰；
但我底夫君哈用指头压我底两颊，
看看从前的粉红色能否复回。

“现在我整天坐在这里，
不时听见他底悲啼。

唉，我额上底泪痕，
我臂上底暖气，
我脸上底颜色，
我全身底关节，
都因为我夫君底声音，

烧起来，溶起来了！

我指望来这里享受快乐，

现在反憔悴了！

“呀，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止住他底悲啼。
我巴不得现在就回去止住他底悲啼。”

迦陵频伽说：

“你且等一等，
我为你吹起天竺，

把你心中愁闷的垒块平一平；

且化你耳边底悲啼为欢声。

你且静一静，

我为你吹这天竺。”

“你底声不能变为爱底喷泉，

不能灭我身上一切爱痕底烈焰；

也不能变为忘底深渊，

使他将一切情愫投入里头，

不再将人惦念。

我还得回去和他相见，

去解他底眷恋。”

“呵，你这样有情，

谁还能对你劝说

向你拦禁？

回去吧，须记得这就是轮回因。”

弥陀说：“善哉，迦陵！

你乃能为她说这大因缘！

纵然碎世界为微尘，

这微尘中也住着无量有情。

所以世界不劲，有情不尽；

有情不尽，轮回不尽；

轮回不尽，济度不尽；

济度不尽，乐土乃能显现不尽。”

话说完，莲瓣渐把少妇裹起来，再合成一朵菡低垂着。微风一吹，他荏弱得支持不住，便堕入池里。

迦陵频伽好象记不得这事，在那花花相对、叶叶相当底林中，向着别的有情歌唱去了。

春的林野

春光在万山环抱里，更是泄漏得迟。那里的桃花还是开着，漫游的薄云从这峰飞过那峰，有时稍停一会儿，为的是挡住太阳，教地面的花草在它的荫下避避光焰的威吓。

岩下的荫处和山谷的旁边长满了薇蕨和其他凤尾草。红、黄、蓝、紫的小草花点缀在绿茵上头。

天中的云雀，林中的金莺，都鼓起它们的舌簧。轻风把它们的声音挤成一片，分送给山中各样有耳无耳的生物。桃花听得入神，禁不住落了几点粉泪，一片一片凝在地上。小草花听得大醉，也和着声音的节拍一会儿倒，一会儿起，没有镇定的时候。

林下一班孩子正在那里捡桃花的落瓣哪。他们捡着，清儿忽嚷起来，道：“嘎，邕邕来了！”众孩子住了手，都向桃林的尽头盼望。果然邕邕也在那里摘草花。

清儿道：“我们今天可要试试阿桐的本领了。若是他能办得到，我们都把花瓣穿成一串璎珞围在他身上，封他为大哥如何？”

众人都答应了。

阿桐走到邕邕面前，道：“我们正等着你来呢。”

阿桐的左手盘在邕邕的脖子上，一面走一面说：“今天他们要替你办嫁妆，教你做我的妻子。你能做我的妻子么？”

邕邕狠视了阿桐一下，回头用手推开他，不许他的手再搭

在自己脖子上。孩子们都笑得支持不住了。

众孩子嚷道：“我们见过邕邕用手推人了！阿桐赢了！”

邕邕从来不会拒绝人，阿桐怎能知道一说那话，就能使她动手呢？是春光的荡漾，把他这种心思泛出来呢？或者，天地之心就是这样呢？

你且看：漫游的薄云还是从这峰飞过那峰。

你且听：云雀和金莺的歌声还布满了空中和林中。在这万山环抱的桃林中，除那班爱闹的孩子以外，万物把春光领略得心眼都迷蒙了。



爱的痛苦

在绿荫月影底下，朗日和风之中，或急雨飘雪的时候，牛先生必要说他的真言，“啊，拉夫斯偏”！他在三百六十日中，少有不说这话的时候。

暮雨要来，带着愁容的云片，急急飞避；不识不知的蜻蜓还在庭园间遨游着。爱诵真言的牛先生闷坐在屋里，从西窗望见隔院的女友田和正抱着小弟弟玩。

姊姊把孩子的手臂咬得吃紧；擎他的两颊；摇他的身体；又掌他的小腿。孩子急得哭了。姊姊才忙忙地拥抱住他，堆着笑说：“乖乖，乖乖，好孩子，好弟弟，不要哭。我疼爱你，我疼爱你！不要哭。”不一会儿孩子的哭声果然停了。可是弟弟刚现出笑容，姊姊又该咬他，擎他，摇他，掌他咧。

檐前的雨好像珠帘，把牛先生眼中的对象隔住。但方才那种印象，却萦回在他眼中。他把窗户关上，自己一人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他点点头，笑了一声，“哈，哈！这也是拉夫斯偏！”

他走近书桌子，坐下，提起笔来，像要写什么似的。想了半天，才写上一句七言诗。他念了几遍，就摇头，自己说：“不好，不好。我不会做诗，还是随便记些起来好。”

牛先生将那句诗涂掉以后，就把他的日记拿出来写。那天他要记的事情格外多。日记里应用的空格，他在午饭后，早已填满了。他裁了一张纸，写着：

黄昏，大雨。田在西院弄她的弟弟，动起我一个感想，就是：人都喜欢见他们所爱者的愁苦；要想方法教所爱者难受。所爱者越难受，爱者越喜欢，越加爱。

一切被爱的男子，在他们的女人当中，直如小弟弟在田的膝上一样。他们也是被爱者玩弄的。

女人的爱最难给，最容易收回去。当她把爱收回去的时候，未必不是一种游戏的冲动；可是苦了别人哪。

唉，爱玩弄人的女人，你何苦来这一下！愚男子，你的苦恼，又活该呢！

牛先生写完，复看一遍，又把后面那几句涂去，说：“写得太过了，太过了！”他把那张纸付贴在日记上，正要起身，老妈子把哭着的孩子抱出来，一面说：“姊姊不好，爱欺负人。不要哭，咱们找牛先生去。”

“姊姊打我！”这是孩子所能对牛先生说的话。

牛先生装作可怜的声音，忧郁的容貌，回答说：“是么？姊姊打你么？来，我看看打到哪步田地？”

孩子受他的抚慰，也就忘了痛苦，安静过来了。现在吵闹的，只剩下窗外急雨的声音。

暗 途

“我的朋友，且等一等，待我为你点着灯，才走。”

吾威听见他的朋友这样说，便笑道：“哈哈，均哥，你以为我是女人么？女人在夜间走路才要用火；男子，又何必呢？不用张罗，我空手回去吧，——省得以后还要给你送灯回来。”

吾威的村庄和均哥所住的地方隔着几重山，路途崎岖得很厉害。若是夜间要走那条路，无论是谁，都得带灯。所以均哥一定不让他暗中摸索回去。

均哥说：“你还是带灯好。这样的天气，又没有一点月影，在山中，难保没有危险。”

吾威说：“若想起危险，我就回不去了。……”

“那么，你今晚上就住在我这里，如何？”

“不，我总得回去，因为我的父亲和妻子都在那边等着我呢。”

“你这个人，太过执拗了。没有灯，怎么去呢？”均哥一面说，一面把点着的灯切切地递给他。他仍是坚持不受。

他说：“若是你定要叫我带着灯走，那教我更不敢走。”

“怎么办呢？”

“满山都没有光，若是我提着灯走，也不过是照得三两步远；且要累得满山的昆虫都不安。若凑巧遇见长蛇也冲着火光走来，可又怎么办呢？再说，这一点的光可以把那照不着的地方

越显得危险，越能使我害怕。在半途中，灯一熄灭，那就更不好办了。不如我空着手走，初时虽觉得有些妨碍，不多一会儿，什么都可以在幽暗中辨别一点。”

他说完，就出门。均哥还把灯提在手里，眼看着他向密林中那条小路穿进去，才摇摇头说：“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人！”

吾威在暗途中走着，耳边虽常听见飞虫、野兽的声音，然而他一点害怕也没有。在蔓草中，时常飞些萤火虫出来，光虽不大，可也够了。他自己说：“这是均哥想不到，也是他所不能为我点的灯。”

那晚上他没有跌倒，也没有遇见毒虫野兽，安然地到他家里。



你为什么不来

在天桃开透，浓荫欲成的时候，谁不想伴着他心爱的人出去游逛游逛呢？在密云不飞，急雨如注的时候，谁不愿在深闺中等她心爱的人前来细谈呢？

她闷坐在一张睡椅上，紊乱的心思像窗外的雨点——东抛，西织，来回无定。在有意无意之间，又顺手拿起一把九连环慵慵懒懒地解着。

丫头进来说：“小姐，茶点都预备好了。”

她手里还是慵慵懒懒地解着，口里却发出似答非答的声：“……他为什么还不来？”

除窗外的雨声，和她手中轻微的银环声以外，屋里可算静极了！在这幽静的屋里，忽然从窗外伴着雨声送来几句优美的歌曲：

你放声哭，

因为我把林中善鸣的鸟笼住么？

你飞不动，

因为我把空中的雁射杀么？

你不敢进我的门，

因为我家养狗提防客人么？

因为我家养猫捕鼠，

你就不来么？

因为我的灯火没有笼罩，
烧死许多美丽的昆虫
你就不来么？
你不肯来，
因为我有……？

“有什么呢？”她听到末了这句，那紊乱的心就发出这样的问。她心中接着想：“因为我约你，所以你不肯来；还是因为大雨，使你不能来呢？”

